

林剑峰雕塑：当代艺术的自我解放之美

荒 林

在坚硬的材料上铭刻柔软的线条，让生命经验化作凝固的形式，雕塑确乎与我们这样飞速运行的时代格格不入，却似乎又是我们这样飞速遗忘的时代惟一的形体确证。这或是中国城市雕塑开始生长和将走向繁荣的必然。在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雕塑已成为城市的象征之一，起着调节时空环境、滋养文化想象力的作用。我们雕塑的兴起在西方之后，而要做到不重复、不模仿，这对于中国雕塑艺术家而言，挑战是全方位的。如何不回避商业需求却又能够坚持个性表达——艺术语言的探索无疑是今日中国雕塑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雕塑者要做到形似不是难事，其难点在于，形似的自己同时又是别人，是无数人看到的自己的某一面，如此，艺术家的个性表达与人性的共性相通而又能激励着更多个性发现，艺术的表达意图才被真正切近。而要达到这个效果必须经历漫长的体验过程，这是一个艺术家自我成长的艰难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艺术家能否不断自我超越，决定了他的作品能否不断与各类读者交流。在此，他不同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不同的自我，在不同的语境中与不同的读者对话。林剑峰的系列雕塑，似乎是一部长篇自传的心灵图解，同时也是中国开放时代个体自我解放和寻求自我实现的群体造像——虽然群体并不是林剑峰雕塑经常使用——甚至是他常常回避的元素。然而，个体与群体共同具有的开放的内在气质却正是林剑峰雕塑的精神所在，这也是林剑峰雕塑语言值得探讨的地方。

林剑峰毕业于雕塑专业，再就读于油画专业。他对于形体和色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但他更敏感于人性的滋生和成长，后者成为他创造力的真正源泉。他的大多作品都集中于探讨中国急速变化中人性的形态，试图呈现出我们时代的精神风景。他的创作常在雕塑和油画之间轮流进行，他戏称为一会儿做做数学，一会儿做做语文，他有太多需要表达的思想。他始终不渝进行艺术语言的实验，探索表达的最佳方式。他油画作品中的人或动物，似乎一直在成长，某一天长大了，就突然从画布里跑出来，站到雕塑的队伍里。雕塑的队伍站立在地面或飞行在天空，油画

里的人或动物还在画框里，这些人或动物互相观察着对方，不断发现对方也不断发现自己。林剑峰的工作室可说是一个艺术语言对话的实验室，是一个生长和创造的自由天地。油画和雕塑在这里互相启发和促进，互相对话和成长。从南方到北方，从放弃商业到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林剑峰戏称自己像一只家猫变成了野猫，由看人脸色行事到为所欲为。表达的快乐令他的作品充满幽默和睿智，也令我们体验到艺术家与时代生活的密切关系。

林剑峰用油画也在用雕塑表达自我。很多时候，他油画中的人和动物也是他雕塑中的主体形象。也许刻画的是自己独特的个性，林剑峰油画和雕塑语言的个性化是一目了然的，看过他作品的人都有一种过目难忘、别人难以复制的感觉，他的画和雕塑中的形象，人人都能够识别，它们有他自己的神态，是极其顽皮生动的作者的形象在时间中的凝固与变化。在具体细节上，他创造的人和动物都有着一双巨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神情专注、面带怀疑和思考，又充满好奇和热爱，给人一种既不乏忧思又充满智慧飞扬之美。而他的人、动物近似智力猫和孙悟空似的头部形状，也给人一种现代卡通形象的浪漫之美。这样的语言是他通过对当代的思考提炼所得，体现了他对当代个性价值的判断，也表现了他驾驭现代生活的信心。

与那些要把人带入回忆场景的作品不同，也与那些让人反思和批判当代生活的作品迥然有别，林剑峰的雕塑语言呈现给我们的是动态的当代生活：它不无危险又充满生机、色彩多变而温情。《鸿蒙之初》可说是他的雕塑代表作。由一母虎或母狮或母豹与一条蛇亲密交谈的形象构成，是一幅动人的兽爱图。它们危险的力量因爱的力量而变得温情和迷人。虎、狮、豹在外形上很容易区别，虎身上布满条纹，豹身上布满斑纹，狮子身上则条纹和斑纹均无，雄狮头上有鬃毛；但如果是骨骼，则很难区别，林剑峰的雕塑恰恰是充满力量的骨骼。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这只猛兽就是三位一体的勇猛和孤独力量的象征，再加上秉性狡猾的蛇。然而，它们却在专注而热烈的交谈着、互相微笑着。这不仅是对当代复杂生活深入思考

之后的形象表达,也是对当代美学的高度概括。然而,当代是什么?如果仅仅以工具的革命和演进来谈人类时代史,那的确是太漫长也太艰辛了。人类是动物之一种,而能集所有动物之长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也是为了适应生存的激烈竞争。人类的当代主题与“鸿蒙之初”相比,本质也许并未改变,工具的革命和演进只是加强了生存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生命本身的力量和为适应生存竞争而不断获取的力量与智慧,永远值得讴歌和赞叹。《鸿蒙之初》是生命力之歌,是对生命与爱之赞美。

投入并热爱着当代生活,令林剑峰的雕塑语言充满了动态的美感。《飞天之子》是一组小型群雕,群雕由数个裸胖的小男孩组成,他们集体飞行在城市上空,鼓鼓的形体仿佛就是他们飞行的力量。在林剑峰巧妙的构思里,他们的身体有序地排列着,呈现出空气的浮力。孩子们如同在空气中游戏,力量感既来自身体,也来自大气,仿佛两种力量使群雕自然飞行在空中,灿烂的色彩带来令人惊喜的飞行体验。这组群雕无疑受到了唐代飞天形象的启发,但也有希腊神话中带翅膀的小爱神的影子。然而,它的时代特色仍然鲜明,群雕对于大气力量和人体力量的突出,反映的正是当代科技的信心。

《腾欢》也是色彩明丽的雕塑,与《飞天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更集中表达快乐的阳光形象,可以说是快乐的精灵,让人一看就充满欢乐。在这里,翅膀是雕塑家表达的重点,它们如风如裙,十分华美,令人相信有此翅膀的女人是幸福的女神。从背面看,这对翅膀被特写,让作者充分发挥了他形体感觉的天份,但是他仅让快乐展翅欲飞,却并没有飞行,空气和浮力都省略了,翅膀和身体仿佛在自动向上升腾。翅膀,让雕塑家富于个性的语言得以张扬——它们是生命的快乐、创造的快乐。《腾欢》让我们看到林剑峰驾驭雕塑语言的自如和自信。他可以在任何即兴的精神表达上停留,把柔软的线条化作凝固的形式,使人惊叹生活中居然有如此华美的时刻。

与《腾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被缚的奴隶》,这尊林剑峰早期的雕塑作品,记录了他成长的起点。作品表达深刻的痛苦源自内心,自焚的火焰从人物胸中吐出,形成火舌。作品对于压抑和扭曲的表达,比那个被缚在十字架上因来自外力的痛苦者不同,这是人渴求突破和再生的痛苦,是探寻者的迷茫和自我搏斗,体现的是当代人的自我挣扎,只有这种挣扎

者才获得自我解放的力量,并最终获得解放,才能体验《腾欢》的大喜欢、大光明。《被缚的奴隶》和《腾欢》,体现的是林剑峰早期雕塑和现在雕塑的不同状态,是两种精神境界的作品。它们记录了林剑峰自我超越的努力和过程。而中间的过渡作品如《搏浪》,记录了他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在一个旧我身上,诞生了一个新的自我。将一个人的“新生”用雕塑语言凝固下来,真是非常迷人的体验,令人产生母子、父子关系的联想,生命美丽的形式,是“搏浪”之后的欣慰,是再生之后的庆祝。

也许正是自我表达的不断深入,林剑峰把当代雕塑语言深刻化、内心化,最终也以内心的自我解放,迎来了语言的解放。《鼓与乐》的自由奔放,可看作是我们时代自我解放之美的表达,它的都市摇滚节奏,体现在兽体舞动的线条,也表现在野兽欢乐的表情,它的双手在鼓面跳荡,而鼓在它的足间如莲花开放。“鼓与乐”所到之处,便是激动人心的节奏荡漾之所,若置之喧哗的广场,便是这广场的核心;若置之寂静的大厅,便立刻温暖大厅的每一角落。这个雕塑天生为都市而生,是都市摇滚向前的节奏,是灵魂闪耀的形体。《鼓与乐》的成功,在于每一处简洁的雕塑语言都清晰可鉴。如兽体舞动用的是极简洁的手与足的近九十度交叉,环手抱足,即人人明白的手舞足蹈。他用一条盘旋成“S”形的蛇与近直线的兽尾嬉戏,大胆而富于创意。《鼓与乐》的兽体体型的每一部分都异常完美而匀称,姿态动感强烈而又表现出精确的平衡。

当一个自我不断生长和不断超越的人揽镜自审,总会发现那个自己同时又是别人,而当他看别人时又总能够从无数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一面。当代纵情的自我、解放的自我,不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可能是一个男女双性同体的人,也可能是兽性人性共同彰显的人。当代人的复杂之美,只有解放的心灵可以包容,也只有解放的艺术可以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林剑峰的雕塑形体,都有着男人或野兽的力量之躯与女人或雌兽的丰满之乳。他/她们精力充沛,神情专注,是不断孕育中的当代的自我。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